

心窗
片羽

火红的年宵花

◎小茹

新年将至。印象中,这是最冷清的一个新年。

往年此时,商场里会唱起欢快的新年歌。人来人往,买新衣,赴饭局,人间烟火,沸沸腾腾。今年此时,马路上人稀车少,一些人居家办公,一些人正躺在床上经历着新冠病毒的侵袭。朋友圈里阴霾密布,我的心情也黯淡无光。

拉开窗帘,阳光依然灿烂,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。突然想,不如分散下注意力吧,买些红红火火的年宵花回来,给小家营造点新年气氛,也借机调节下心情。年轻时,喜欢蓝色、紫色这些梦幻的色彩。到了中年,方觉红红火火才是最有生命热情和力量的色彩。

因疫情之故,不便出门逛花市,于是网购下了三单。一单是红色的银柳。银柳,谐音“银留”,意思是留住金钱,寓意吉利。用细红绳将中国结、小灯笼、利是封等装饰品挂上枝条,顿时“蓬荜生辉”。银柳被我摆放在客厅里,它的生命力特别强,放几个月花朵也不败,这也是我爱买它的缘由。

网购时还看到一种植物,名叫“火棘果”,累累红果,一见钟情,立刻也下单两枝。火棘果的叶子呈椭圆形,果子呈橘红色,扁圆扁圆,像迷你的小柿子。掉下几颗,不舍得扔,放在白瓷盘里也是风雅。有一枚,表面有点坑洼,倒意外像个人脸,有鼻子有眼睛,化腐朽为神奇,着实有趣。

发了一个朋友圈,有朋友问:“火棘果可以吃吗?”查到网上有“火棘汁”卖,于是拍了一盒尝尝看。收到货品,红通通的包装盒子上写有火棘果的若干别名:火把果、红姑娘、红果泡……还有一个别名叫做:吉祥果。我喜欢这个别名,吉祥如意,应时应景,眼下就需要一些红红火火的吉利东西来给心情提提亮。我将火棘果放在洗手间的柜子上,靠墙摆放,因为是棘,枝上有刺,以免我家窜来窜去的宠物猫被刺扎到。没想到,这倒让洗手间的时光变得美好起来,抬眼看到红红的火棘,心里顿感亮堂多了。

又在淘宝上网购了两枝北美冬青。收到时,发现掉了不少果子,颇有些沮丧。与火棘果相比,北美冬青的果子更圆更红。我将北美冬青摆放在书房的柜子上,配上一幅字:平安喜乐。往常里,一句平安的祝福,很少会泛起心中的涟漪。如今,才深深懂得“平安喜乐”四个字的珍贵。手头正在看一本《流浪的花朵》,遂想:这些红果子千里迢迢流浪到我这里,已属不易,我又怎能责怪枝头掉下一些果子呢?何况,它给我带来了如歌似火的喜气,多好啊。如此,心情复又明朗起来。想起一首诗:“我微笑着走向生活/无论生活以什么方式回敬我/苦涩中有甜美/荒野中也有白鸽纷飞。”



清芬

◎王尚

风雪留访客

◎马智友

半山半壁的亭台楼阁
伴山伴水伴名人的琴棋书画
河流刚从风雪中着装
石子踏着前朝的马蹄飞奔
一程祷告,一盏茶香
两人举杯,雪花和木炭放在一起
煤与酒精点燃炉火

风雪留住过往甘冽
留住来访者的深山密函
今夜庄周与梦的故事还没醒来
今夜用雪煮酒、煮一种豪气
访禅意、古道、读书人的诗经
访梁山伯与祝英台羽化如雪
访山城雪色八百里江山

只要有一种痴迷的栖息在那里
风雪,终于可以和泥土种子
在大地上一起回家
让访者和被访者深陷甜美的
梦中
塑成沉默的石凳
听着木桌,偶尔咯吱响一声

走在阳康路上

◎孙同林

这些天,人们的问候语改变了:“没阳吧?”或者“你阳了吗?”微信上更是阳不阳的问题满天飞,新冠病毒已经深入一家一户了。有人说,以前是集团作战,现在是户自为战、人自为战。这的确是有道理的。有孩子的家庭,有老人的家庭,有孕妇的家庭,更是壁垒森严,这些天,别说是一个人,就是一片树叶飘落,也要接受仔细的检查。

那天,早上上班,办公室的小颜问我:“孙老师,您身体还好呀?”我听出他的问话里有关心,也有担心。哦,我发现他们办公室的两名女同志没来上班,看来她们是“阳”了。他这是在提醒我,身边的“阳人”越来越多,要当心。

在小颜提醒过以后,我忽然就觉得自己的嗓子好像有点异常,但又不是特别难受,便怀疑是不是自己的身体因谈病而自动“对号入座”,并没有太在意。又上了一天班,到第二天晚上,终于发觉嗓子的确有了问题。跟身边几个“阳人”电话交流,他们说一般都有类似的情况。不过,他们或发烧,或咳嗽、浑身疼痛等等,我则不同,我主要喉咙难受,晚上,我全身发冷,关节处剧烈疼痛起来,知道是新冠病毒开始对我发动进攻了。我忍着不适在朋友群里发了一句“我中招了”。朋友们纷纷出谋划策:多喝开水多泡脚,多喝姜茶(生姜、红糖开水)……

听专家们说,80%以上的人都要感染一次新冠,但是真的直面病

毒时心中还是感到不安和恐惧,真是“怕它不来,又怕它乱来”。

我的体温好像只是一个晚上就基本恢复了,但咳嗽却缠上了我。也不是一直咳,只要稍稍活动一下就会来一次连连咳嗽,这种咳是干咳,是连到心肺里牵肠挂肚的咳。伴随着咳嗽的是嗓子疼和浑身疼。嗓子疼是缠绕我时间最长的症状,有人形容嗓子疼如同吞刀片,我不知道怎么会想起这样的词,我只知道疼得我不敢咽口水,当嘴里有了口水的时候,含在嘴里,积存到一定的量,再一次性处理掉。喝水和吃饭,得鼓起极大的勇气,抱着一种拼命的感觉。浑身疼,有人说这是肌肉疼,我却觉得是筋骨疼,是骨节里的疼,站不是坐不是睡不是,这个时候用“坐立不安”这个词最为准确。还好,在药店买到一盒布洛芬,晚上吃了一粒,筋骨疼便稍有缓解,但嗓子疼却仿佛是在时时提醒我:病痛还在。

嗓子疼陪伴了我三天三夜,让我感受到这种病痛的厉害。

我的痛感在四天以后觉得稍有好转,晚上,便照着朋友发来的一段广场舞视频,想练上一会儿,不料,刚跳了几步,就发觉气喘吁吁、浑身发虚汗,哦,看来狡猾的病毒还藏在我的肌体里,“病毒亡我之心不死”,千万不能掉以轻心,我只好躺下休息。

后面的几天我只能慢下来,把只争朝夕的念头暂时按下。生病的第六天,我的小娘娘去世了,表

紫琅
诗会芬芳
一叶

兄送来消息,得知我正在“阳”中,理解地说我可以不用到场,接着,表兄又声明他们一家都已经“阳”过,意思是去没事。“阳友”们劝我别去。我说,老人已经94岁了,作为娘家侄儿,她的离世我不到场不太好。因此,我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(护己也是护人),抱病去向老人的遗体做了告别。紧接着的第二天,妻子的干娘又忽然病逝,干娘也是九十开外的老人。干兄弟请我帮他坐“账房”。我告诉他,我正在“阳”中。他说现在农村“阳”的很多,没事。我觉得有点“回不起”,又一次婉谢了“阳友”们的忠告,再一次将自己“全副武装”起来,参与老人的丧事活动。整个“阳”中,我看到一个个老弱者因“阳”而无奈离去的背影。

生病期间,除了妻子不离左右的照顾,“阳友”们的关心和问候,则是对我精神上的最大支持。

九天以后,我抗原检测呈阴性了。我走过了“担心—恐惧—紧张—释然”的阳康之路。细细想来,新冠病毒可怕又不可怕,人吃五谷杂粮,没有不生病的。如果“阳”了,就要树立战胜病毒的信心,正确服用药物,补充好营养、多休息,更要以一个从容心态去面对。

转眼到了2023年元旦。我又走在每天走过的那条公路上,抬头看头顶上的蓝天白云,听身边车来人往的声音,享受着生命的鲜活与愉悦。蓦然发现,生活是多么的幸福而美好……